

中副選集

第三輯



中央日報編印

中副選集 第三輯

每冊定價新臺幣：
精裝一〇〇元
平裝八〇元

出版者：中央日報出版部

發行人：姚朋

編輯人：孫如陵

地址：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83號

劃撥帳號：一二二一〇號

印刷者：中興印刷廠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二月十四版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六〇三號

（本書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調換）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中副選集

第三輯

序

曹聖芬

民國五十年六月，筆者承乏中央日報，請孫如陵兄來主編副刊。當時中央日報有兩個副刊：一個是衆所週知的中央副刊，另一個則是「綜合副刊」。當初設計的時候，綜副的內容原以知識、趣味爲主，不過幾個月之後，中副與綜副的內容漸漸地重複起來，性質既然分不清楚，那又何必掛着兩塊不同的招牌呢？因此我們作了第一個決定，取消綜合副刊，將中副版面擴大一倍，每天十六批。

十六批的地位，除去標題空白外，每天大約要容納一萬二千到四千字，究竟刊登一些什麼文章呢？這是我們要研究的第二個問題。副刊的任務，當然在滿足讀者娛樂性的要求。假如我們蒐羅古今中外的趣味性的文字，辦成一個萬花筒似的副刊，似乎也可以適應各種不同口味的讀者。但讀者從這種文字中所獲的滿足，祇是暫時的，表面的，像賓朋雜遝的場合，聽到一個笑話而已。要使讀者在滿足之後還能有些回味，在欣賞之後還可能得到一些啓示，那就莫過於以文藝爲主，偶然插入幾篇啓發思想的文字。也不必嚴格規定什麼比例，祇要發

表的文章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就行了。

就在這一簡單的構想之下，中副開始了它的新面目。承海內外作者的熱愛，惠賜鴻文，字數當以億計。但發表出來的不到十分之一。作者和讀者不免要問：中副編者天天珠玉滿前，究竟憑什麼標準，來定其取捨呢？

我們的標準很簡單，我們沒有偶像觀念，我們割斷了人情的困擾，我們祇是以文論文。中副編者被人指爲「六親不認，鐵面無私」。雖然有些過分，但也頗近事實；我們選擇文章，不以作者的地位、編者的好惡爲根據，儘可能以文章的好壞爲標準；縱使仍有取捨失當之處，編者自信是問心無愧的。因此，在中副的園地裡，成名的作者固有，而無名的作者更多。作品被發表了的對編者不必感謝，那是他們自己的心血發出來的光和熱；反之，作品被退回的也希望他們對編者的一片愚忱，能曲予鑒諒。

其次，談到作品的內容，我們也有一個比較抽象的標準：便是「中正和平，樂觀奮鬥。」辦副刊並非傳道，自不必每篇文章都非「載道」不可；我們也不反對文學應該反映現實；離開了現實，便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但社會現象有黑暗也有光明，假如作品所反映的只是荒淫無耻，猜疑怨毒，則無疑的將失之偏頗。而且文藝作品之有無價值，就看它是否能爲現

社會提供較高的境界，發生鼓舞人心的作用？我們引以爲慰的是中副的這一標準過去雖未公開，但所收到的絕大多數的稿件，內容上却與之暗合，這使編者獲得極大的鼓勵，也說明了我們這個社會是一個和諧的、向上的、朝氣蓬勃的社會。

在中副選集出版的前夕，筆者把中副的編輯方針作一個簡單的說明，當作序言，希望作者和讀者不吝指教。

中副選集 第三輯目錄

序·····	曹聖芬	(3)
親娘舅·····	陳鴻年	(9)
雙料獎金·····	宇文瑤璣	(21)
拙婦·····	畢璞	(33)
佳偶·····	康芸薇	(44)
四姊妹·····	王潔	(51)
傻門春秋·····	小菡	(66)
濟公伯伯·····	郎英	(74)
哭弟弟們·····	盛蒞平	(83)
木屋與茅亭·····	尤滿玉	(89)

二媽	墨	95
尋人記	夢	119
憶比爾	子	129
石花菜	真	137
永康鎮	吳宜	152
課桌邊的冷戰	張	178
馬陵斜澗	段彩	189
胡巡官的一天	金	212
牛仔私情	下里巴	234
我們要唱國歌	余西	246
侏儒	呂梅	255
釣約	朱	278
選集第三輯(代編後)	如	317
	陵	

親娘舅

陳鴻年

高樓大廈的達開進出口公司，今天充滿了喜氣洋洋，高車駟馬，百輛盈門。可又一不是週年紀念，二不是過年過節，而是董事長馮志傑，老年續弦的一個喜慶日子。

六十歲左右的馮董事長，此事原不想驚動任何親友，能啞不吭兒的辦完這件事，也就是了。不想他以董事長的交遊，想瞞也瞞不住，想躲也躲不了，大家知道了他的好日子，頭幾天就把賀禮送來了，使他在這天不能不招待一番。

馮董事長喪偶三年了，雖然有兒有女，並且已有第三代的人了，可是老來的寂寞，暮景的孤獨，總時刻嚙着他的心。在一個偶然機會，他認識一位吳友梅女士，不到五十歲的樣子，現在服務一個教育機關，兩個人倒是挺談得來的，以後沒事兒就湊到一起來了。天長日久，朋友們可都知道了，七言八語，就把他們往一塊兒拉，又經過雙方的斟酌，在彼此相需下，遂促成了這件好事。

馮董事長有兩個兒子，大兒子馮偉，已然留美歸來，在一個工程機構當着工程師，已經

結了婚，媳婦也是大學生叫趙佩嫻，已然生了個小男孩——大寶，剛剛會走，會得巴一兩字的話，天真可愛。

二兒子馮傑，正在美國讀書，有個訂婚的女友孫堅如，在臺大讀書，也不時到馮家來玩。再就是馮家大小姐馮俊了，去年才結婚，男的也在公司裏做事。

當馮董事長和吳友梅，兩位老年情侶，醞釀成熟時。馮本人曾舉行過一次非正式的家庭會議，恰巧這天，兒子女兒，連未過門的堅如都在座，他笑逐顏開的說：

「嘻嘻！今天爸爸要向你們說一件事，你們大概也都知道了。自從你們媽媽去世後，我的苦況不用說了！我和吳女士認識後，我覺得這個人非常溫良，一生服務教育界，性情和藹近人。又經過老朋友們從中撮合，我打算作爲我的老來伴侶，哈哈！哈！她的爲人絕對的好，你們覺得怎樣？哈！哈哈！」

這話說出來後，屋子裏非常靜寂了一會兒，大家彼此看了一下，誰也沒說什麼，有點僵不吃的。到底還是大兒子：

「爸爸的眼光，看人還會錯麼！只要爸爸喜歡，我們也喜歡！爸爸也需要有人照應的！」

馮董事長說：「孝順的兒子啊！」接着他看平常愛說話的女兒，反倒沒說什麼，「倏兒！你怎麼不說話呀？你說說你的意思，爸爸聽聽。」

「我？我說什麼呀！媽媽才死兩年多，您就另想拜堂了，大哥大嫂會不照顧您？將來二哥二嫂也會孝順您。我雖然沒跟您住一起，也沒有隔三天不來過，現在您又給我們找個媽，我是叫不出口的！」馮倏說着，還滾下兩粒淚珠兒。

一時屋子裏的氣氛，更沉寂了，終於老馮說了：「女兒總是和媽媽站在一起的。不過此事，挽回來了，請你們體諒爸爸的心吧……」

這場談話，便這樣一人一個想法，不協調的散了。大家又湊到馮偉的房中，馮倏仍不依不饒的，發着姑奶奶的小姐脾氣：「大哥，您是第二個一家之主，您也同意爸爸給我們找個媽媽？媽媽活着的時候，待你有什麼不好？」姑奶奶又掉着眼淚兒。

馮偉搓着手，萬般無奈的：「我……我只覺得我們做兒女的承歡要緊，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我怎麼說呢……」接着又若有所思的說：「明天咱們把舅舅請來研究一下，如何？」大家都同意了。

馮家這一家子，原是北方人，北方人的親娘舅，到了外甥家，可是無上權威，無論窮富

，得高接遠送，好吃好喝好待承，真要遇上事兒，對外甥們，打也打得，罵也罵得，如果有一點反抗，可以拍腦袋送他們忤逆。從前若是趕上家裏分家，最高的仲裁人，便是舅舅，比縣長都威風。

馮家的舅舅叫蘇少泉，也是奔六十的人了，來臺灣時沒有來得及把家眷帶出來。在大陸時，他服務交通界，在中國的版圖內，大江南北，黃河兩岸，長城內外，四角邊疆，可以說沒有地方，他沒去過。

別看舅舅快六十的人，爲人非常豁達快樂，和年輕人尤其處得來。他現在交通部擔任個閒散職務，住公家的宿舍，平常愛下圍棋，尤其愛聽京戲，自己沒事兒常哼兩句兒，生活過得非常的寫意！

這天晚上，舅舅來到馮家，正好只有馮偉小夫婦，和姑奶奶小倆口兒在，董事長有應酬沒有回家，由姑奶奶把父親要續弦的事兒，說給舅舅聽，意思是請舅舅攔着點，勸勸他。

舅舅抽着香烟，原來往天來了，都是哈哈大笑的。今天聽了他們說的話，臉上非常嚴肅也是非常憂鬱，最後慢慢的說：「據我知道的，你們爸爸的事，恐怕已然萬事俱備了，說什麼都晚了。你們都是好孩子，我只告訴你們一句話，要多體諒親心！」說完舅舅起身走了。

馮董事長續弦這一天，他和吳女士，早在法院完成公證手續，只是在公司歡宴親友們。姑奶奶來得很晚，來了也只找個地方一坐，不向任何人接談，馮偉兩口子，雖沒有什麼，也有點不是滋味！

一對老新人，週旋親友之間，傳出陣陣的歡笑之聲，沒想到舅舅竟多吃了幾杯，席散時，走路兩腿直拌蒜，嘴裏還唱着「今夜晚，前後庭燈光明亮，不想我年半百又作新郎。」大夥兒給他高叫一聲「好，再來一個！」

「馮偉！舅舅喝醉了，你把他送回去。」董事長吩咐着馮偉。

老馮辦過事以後，這一對新的老夫婦，倒很好，只是家裏頭，有一層淡淡的愁雲，沒有往日的和諧，也沒有以前的歡樂了。

馮偉他有他的事，多在外，少在家，與新媽媽接觸少，還沒有什麼！只是他和佩嫻，總叫不出一聲「媽」，剛會走的孩子，倒是在爺爺膝頭上，爬上爬下的，對於新祖母，老是躲着，像是見了客人一樣。

每日在一個桌子上吃飯，大家很少講話，飯後各回各屋裏，往日的燈下的信口談笑，也無形沒有了。

姑奶奶從前是三天兩頭兒來，現在不來是不來，一來反倒多起事來，最初是當着大家說：「從前多溫暖的一個家，現在怎麼成了冰窖啦！大家臉上怎麼全都冷着冰霜啦！」每來必然唧唧噥噥，甩幾句閒言走了。

爲了這些，老新娘很向老馮談過幾次：「當初你不是說，你的子媳兒女都很孝順，都受過高深教育，也都同意你我的事麼？現在我到了你家，怎麼成了衆矢之的了啊？」

「孩子總是年輕，口無遮攔，不懂言語輕重，我會說他們，你也要原諒他們！」

「話可不是這麼說法，難道我看不出人的眉眼高低？老大兩口子，叫過我一聲媽麼？姑奶奶來，我上趕着跟她說話，她理都不理啊？」

「再說我的一兒一女，陷在大陸，丈夫在此撤下我先去了，我嫁給你，我是求個依靠，我原不要嫁個老公下地獄啊！假若天有不測風雲，你若有個好歹，我在你們家，還活得了啊？」說着說着，號啕大哭起來。

老馮家原本是兒子是孝順兒子，女兒是孝順女兒，其樂也融融，自從續弦之後，父女父子，裝也裝不出快樂了。原想有個老伴兒，可以生無缺憾，沒想到，得來的是內外夾攻，苦不堪言！老馮的昔日快樂與活躍，什麼都沒有了，一肚子的苦水兒。

您說老馮他能說誰不對？說兒女不對？兒女們並沒有向新媽媽，吵啊！鬧啊！說自己的新老伴兒不對，她沒有什麼不對的事實。可是家裏這種冷森森的氣氛，這種遍地都是導火之線，隨時都有一觸即發的暴風雨，往往叫他不寒而慄。

老馮主持達開進出口公司，動輒千萬鉅數的出入，他能駕輕就熟的，百無一失，時常智珠在握。他的老謀深算，左券每在手中，可是家裏的這點事，却把他拿的對頭兒彎。

這天姑奶奶又來了，不知那來的一股子氣：「大嫂子你來！媽在世的時候，就叫我當家了，我結了婚，媽叫嫂子當家主事了，你是長媳啊！現在你還要當家主事啊！不能叫外人當咱們的家，主咱們家的事啊！」

友梅這次從屋裏走出來了：「姑奶奶說什麼？誰是外人當你們的家啊？我是你爸爸百般追求，公證結婚的人哪！是誰把什麼財產交給我了？還是誰把什麼金銀珠寶交給我了？別說沒有，就算有，我是主婦，還有什麼不對麼？」說到這兒，她大聲的：

「志傑你出來！今天就是今天，當初我們結合，我沒有想到這樣，你也沒想到這樣。我能永遠受你們一家的圍攻麼？我想你也悔不當初，苦不堪言吧！現在咱們要做個了斷！」

「何必這樣子麼！孩子們年輕嘛！」